

第三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 走进人与人最深的连结里

■ 本报记者 李亦奕

2013年，“纤维作为一种眼光”开启了首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的序幕；2016年第二届以“我织我在”为主题，从纤维艺术的多媒介方式展开了全球化与在地性之间的多重对话。近日，在浙江美术馆开幕的第三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则以“无界之归”为主题，呈现全球范围内纤维艺术创作的生态变化，并借以勾勒纤维艺术的边界。

近年来，纤维艺术的发展更趋于一种多元语境的表达，从而带来了纤维艺术样式和表现语言的多种转换，那么，“无界之归”究竟意指什么？在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艺术总监施慧看来，正是在这种转换过程中，纤维艺术不断地跨越边界，同时又不断地反思和回归，“在这个回归中，我们能看见很多艺术家的思考、拆解、重构、盘回、超越，形成一种无边的交织，这种交织引导出了‘无界之归’这样一个主题。”施慧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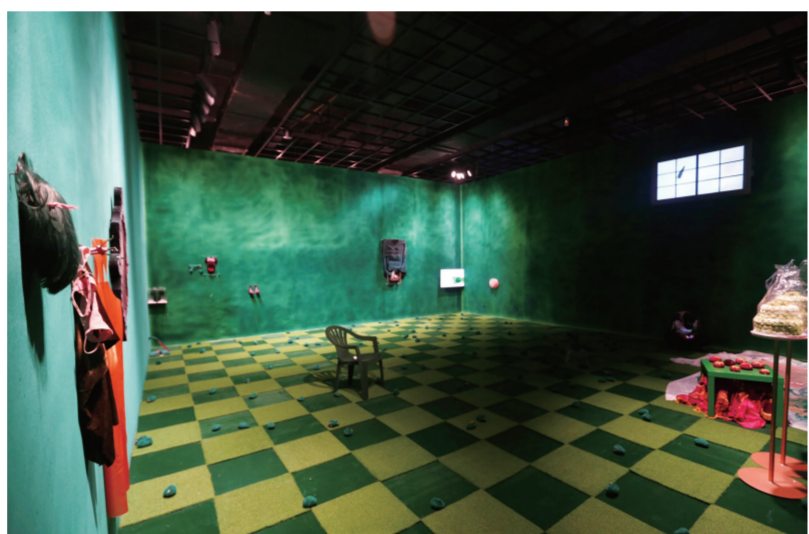
为了展现这种相互交织的依存状态，策展团队采用了多元化的营造方式，且更适合观众参与其中。在结构和场馆分布上，展览由浙江美术馆的主题展“交融的间隔”“无边的抽离”“逾界的纠缠”“第二皮肤”“工作坊”、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物超所值”，以及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平行展“尹秀珍：七天”3个展区7个单元构成。共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位（组）艺术家的78件（组）作品受邀参展。

在展厅中，可以发现那些日常被认为属于科学研究、材料实验、设计产品等领域的“成果”作为艺术作品在展览现场交织在一起，互为补益、互相激发。展出作品媒介材料繁多，从常规分类来看，有装置艺术、声音艺术、光艺术、计算机艺术等类型，以及以现场参与、交互为特征的作品。所针对的具体问题，除了纤维艺术本体上的实验之外，还包括由纤维串联起的全球化问题、女性问题、生态危机、消费社会、流行文化以及特定社会人群的社会学介入等。“在这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纤维艺术本身，更是艺术家对当代艺术的思考，是当下社会对‘编’和‘织’的外延的理解。我们希望能够反映出全球范围内纤维艺术创作的新动向，又可以把纤维材料、语言上的新变化引入到纤维艺术展示和讨论的视野中。”浙江美术馆馆长应金飞说。

在主题展中，有一组特别的“工作坊”展示环节，观众可以通过作品《大家同我一起干》，加入制作橡胶的“血汗工



日记(装置) 2017年 盐田千春



天鹅绒计划——不确定的美好生活(装置) 2019年 应敬琦

厂”。不过相比起来，艺术家胡尹萍的《小芳》似乎更能调动观众，不仅因为这组作品关乎她的家乡记忆——因为在古老日本的神话中，新生儿的头上会被神灵绑上红线，红线与其他人的线交织在一起，人与人就产生了羁绊。这份羁绊来到中国杭州，就成了对《白蛇传》的当代演绎，盐田邀请杭州市民在大红纸张上写下自己与爱人的故事，将这些幸福、或感伤的纸片投入纠缠万缕的红线里，一同编织。观众步入这个空间，就是走进了人人和人最深的连结里。

温情或接地气的作品总是让人念念不忘。除了《小芳》，日本艺术家盐田千春的《手牵手》同样善意满满，艺术家

通过空间中缠绕的红色线绳，创造出庞大复杂如同神经网络般的网状装置，引发人们思考存在的意义。在古老日本的神话中，新生儿的头上会被神灵绑上红线，红线与其他人的线交织在一起，人与人就产生了羁绊。这份羁绊来到中国杭州，就成了对《白蛇传》的当代演绎，盐田邀请杭州市民在大红纸张上写下自己与爱人的故事，将这些幸福、或感伤的纸片投入纠缠万缕的红线里，一同编织。观众步入这个空间，就是走进了人人和人最深的连结里。

由于纤维材料和软材料灵活可变，种类繁多，因此，它们比其他传统材料更容易介入不同类型的空间。印度艺

术家N.S.哈沙的装置作品《各国旗帜》由192面铺在同样数量的脚踏缝机上的国旗构成，缝机之间纵横交错的线形象地反映了全球化、移民劳工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会将这个作品每一次收集后留下的历史痕迹重新呈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艺术家对于世界问题的探讨以及集体意识的认知。

常驻柏林的阿根廷艺术家米格尔·罗斯柴尔德的《挽歌》把拍摄的海浪印到布上，后用近千根透明的线将作品悬挂起来，模拟海面波纹，创造了一种静态的永恒。此次展览联合策展人刘钢表示：“这件作品拍摄不是重点，反而呈现作品的场域十分重要。布面纤维的介入改变了图像的呈现方式，图像由原来的墙面观看方式，变为平面悬挂于展厅之中。纤维的特性为照片增加了可塑性。”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尹秀珍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平行展“七天”，是用7天时间、7个展厅，呈现了近年创作的7件作品。为什么是“七”？在尹秀珍看来，7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光分七色，音分七音，诗有七绝，周有七天。时间的纤维从不断裂。现场就有一件作品以“七”命名，7个可携带空间的底座用旧衣服缝制的旅行箱构成，这些空间形象是从7座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塔中获得灵感与启发。“这些被穿过的旧衣服带着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经历被缝制，构成彼此相连的共同体。人们进入的其实是一个精神的空间、一个交流的空间。”尹秀珍说。

用纤维艺术的方式或说编织等手段进行当代艺术创作，艺术家们更多是在用编织表达观念，这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艺术创作。而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作为专项性的展览，从最初的发展到如今的“跨界”，也有了不一样的构想走向。本届展览的总策展人冯博一认为，纤维艺术是一种媒介方式，“实验性、探索性与批判性是最终的归宿或目的”。他更关注其置身当代艺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特别是当代艺术已从观念艺术发展到了“上下文”艺术：“抽离之线并非自我设限，而是以纤维之力超越纤维，以相对独立、成熟与完整的个人化作品形态，将纤维艺术的创作提升到相互交错、演绎、转化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当代”的策展语境也使该专项展的呈现趋向于更成熟、更独立的综合性三年展。

南通美术何以 成为一种现象

■ 本报记者 李百灵

在全球化背景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一个方面，地域文化及地域美术研究的前景与趋向愈发引人关注，无论是对于信息时代与地域美术之间的关系，还是以现代性理论观照与阐发地域美术研究，都成为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与范畴内容的焦点。近百年来，江苏南通书画家辈出，人才众多，影响广泛，形成了独特的“南通美术现象”。12月3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中共江苏南通市委宣传统战部等机构主办的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南通现象’研究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并同期举办了研讨会。

此次研究展旨在以南通籍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为切入点，探讨先进艺术教育思想引领下的“南通美术现象”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为“南通美术现象”的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探索新的路径。展览遴选了65位南通籍艺术家的123件作品参展，集中呈现了南通籍艺术家在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群体面貌，其中既有陈师曾、王个簃等20世纪早期的艺术大家，也有赵无极、袁运生等现当代的艺术名家，涵盖他们在中国画、油画、版画、书法等领域呈现出的多维艺术成果，体现了他们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持续发力与观念维度。

在展览的3个板块中，“千面沧海”板块梳理了南通美术现象的地域生态特征和文化价值；“艺脉寻踪”板块探究了江海艺脉的根基和发展脉络；“丹青代有”板块则追溯了南通美术现象的传承与创新。“评估这100年的中国美术史现象时，南通可能是一个很独特、很有代表性和启发意义的现象。”中国画学会常务副会长罗世平在看完展览后评价，“南通画家们不论是有创新面貌的作品，还是跟传统联系比较紧密的作品都很有文气，看得出他们在力求与社会发生交往，并且在更加深厚的、有韵味的、有文气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有的作品画得很大胆，语言有个性，这给今天的美术发展、创新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可以看到，展览以地域文化的视角对南通美术在艺术风格及创作观念上的多样性、先进性及其在中国美术发展之路上的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系统探究。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尚辉指出，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转型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所建立的新的文化关系的一种审美形态建构，这种现代性形态既是引进西方美术、靠文化外力促发中国传统美术变革的结果，也是这种外来美术被中国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重新选择并进而改造与化合的必然。因而，20世纪中国美术的这种现代性演进便必然会与某些地缘文化发生紧密的关系，以至形成现代性转型的某些独特的地缘文化现象。

那么，究竟何谓“南通美术现象”呢？尚辉认为，应是指酝酿于新时期之初而爆发于新世纪的、由南通一地而发散全国的美术创作现象。南通籍艺术家这个集群并不以传统的、具有某种相似性特征的艺术面貌出现在中国画、油画、版画、壁画、连环画、艺术设计、艺术史学等这些门类中，而是呈现出人才领先的、具有传统与现代、承传与创造、守正与实验等多元的艺术价值。也正是这种全局性立体式的“南通美术现象”改写了我们以往有关地区性美术现象的定义。

为何会出现“南通美术现象”？南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葛锦坤表示，南通这个地级城市有一种独特的艺术取向——融通和开放并举，多元文化交融共存。在这样的文化精神引领下，南通地区的艺术家始终具有一种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在艺术创造中贯穿了一种饱含“历史意识”的创新。百年以来，一代代南通籍艺术家的自觉探索使得南通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品格的城市。他们的作品，内涵和外延都很丰富，涵盖了社会的变迁、文明的进步、精神的传承。从这个角度切入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南通所代表地域的文化征候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和典型性。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邢工则认为，“南通美术现象”的出现，得益于南通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其内在的活力。

“这种活力的产生，如果追溯起来当然与历史文化的陈述有关系，比如100年前近代教育的基础，特别是南通师范学校对当地文化教育的基础。其次，这种活力可能因为它的一种流动性使得很多画家开阔了眼界，并且在回归南通后为南通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助力。”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评价，从整体看，20世纪以来南通的美术既有传统出新的一面，也有引进西方美术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南通文化艺术的几个特点，一是古代文脉的继承性，二是西方文化的包容性，三是与时俱进的开拓性，四是古今转型的自觉性。”

作为2019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项目之一，本项目主体单位南通大学副校长董正超总结了项目筹备和策展的特点。董正超介绍，历史与文化，不仅是抽象的文献记载，也是生动可感的物品——尤其是艺术品。南通籍艺术家的作品承载了江海文化的精华以及他们的人生理想，从他们笔下的山川风物我们可以领略江海文化独特的精神气质。“本次展览是针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南通现象在面临传统与继承、守正与创新这些重要发展节点中的艺脉的梳理与展示。新时代语境里，艺术发展的多元格局中需要不断批判和创新，因此这场展览也是富含学术精神和历史意义的检验和展示，我们期待以多元融合的视角共同推动南通美术的新一轮可持续发展。”董正超说。

在“共时”中延展

■ 徵羽

徐文恺、胡介鸣、吕胜中、邱志杰、芭芭拉·西格纳+麦克·波登曼、罗曼·西格纳、汪建伟，这7位（组）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当代艺术家，以平行个展的形式向观众呈现了他们的创作巧思和人生写照，所带来的语言、地缘和知识，勾连的经历、时间和逻辑思维递进，都在深圳坪山美术馆形成了美丽的珠串。这个珠串的线是由深圳市坪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坪山美术馆承办的年度艺术大展“共时”，“穿线人”即策展人李振华。

此次展览主题“共时”，源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于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共时性”（英文：Synchronicity，又译“同时性、同步性”），其内涵包括了“有意义的巧合”，用于表示在没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出现的事件之间的意义连接。

2011年，在上海和北京陆续举办的《如同一缕青烟——罗曼·席格纳的行动与录像》巡回讲座，将罗曼·席格纳、徐文恺、胡介鸣、吕胜中、邱志杰、汪建伟等艺术家联系在一起。而8年后的今天，在坪山美术馆的“共时”展览上，这批共享同一时刻的艺术家被策展人邀请参展，并选择展出了每个人在特殊转型期、或是特殊历史事件下的创作，在策展人李振华看来，“这个项目终于完整”。“展览的结构呼应了‘共时’的主旨，以并行的关系进行呈现，如同7个倒叙的个人故事，于‘共时’的主题之中，勾连起7位艺术家在各自的语言、地缘、知识的时间经历之下不断推进的创作逻辑，希望在彼此创作交错的共性和特性之间，继续延展



观众在吕胜中的作品《山水书房》空间中

并深化当代艺术史进程中新的现实和新问题的讨论。”李振华说。

罗曼·西格纳是瑞士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他的工作领域涉及爆炸、偶发和行动，作品常被称为“行动雕塑”“时间雕塑”。这次展出的《蓝色球》是他在2012年为上海双年展所创作的，包裹着蓝色颜料的200公斤球体从大约50米处落下，高清摄像机记录了球落地瞬间，颜料如焰火般触地四射。自行车、运动、蓝色气球一直都是罗曼·西格纳创作中无法被忽视的重要线索，在展览开幕现场，罗曼·西格纳骑车冲入现场的气球空间，再次通过运动改变视觉和体感的物理状态。在现场创作中，这些线索汇集到了一起，于坪山美

术馆的空间内，完成了对“共时”最鲜活的诠释。邱志杰则从美术馆2楼至5楼的墙壁开始其《地图》系列的“能量”创作，图像、构图和透视关系，按照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的系统，以及地图学的格式展开，以回应罗曼·西格纳创作中的“能量”和“瞬间”，也呼应建筑空间的未知性与可能。

在展览现场，艺术家吕胜中走过的村庄和中国的山河，汇集成了《山水书房》空间中的书与物，自人文精神的层面上关联到其过去在民间美术、实验艺术和教学上的实践，并以新媒体化的表现形式，从传统和民族的力量中找到当代的可能性。胡介鸣的《一分钟的一百年》，通过现代多媒体的柔性空间，勾勒

出一段与我们过去认知迥异的当代艺术历史动画。汪建伟的作品《生活在别处》关注人和建筑自然共生的结果，探索者人如何理解主体和变动之间的探索。徐文恺关切算法和个体痕迹，他的作品《柱》中那些不断被截取的算法瞬间，从可见却不可即的数据真身中获得力量，转化为艺术上的“共情”。芭芭拉·西格纳与麦克·波登曼合作的《胶囊珊瑚》中，演奏夏威夷吉他的日本音乐家，一块来自海底的红色珊瑚，和罗曼·西格纳《影像：1975—1989和现在》齐同构成了文本、时间、事件和情感上的一首诗，这也是李振华所思考的“共同时刻”。

看似因缘际会的背后，实际上是艺术家们都在各自的时间线索当中，不断地追问其创作变革的原动力，探索着自身与外界相连接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共时”中所展现的情感和诗意的联系，要远重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个展览一方面是关照我们共同面对的时间，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展览中的作品承载并释放出了艺术家的真情实感，他们相聚坪山美术馆，回望几十年各自前行交错脚步，能让大家感知到作品的温度、力度和重量，并随着时间，因为相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此次展览是坪山美术馆团队成立后推出的第一个当代艺术国际大展。馆长刘晓东表示，这个展览为坪山美术馆提供了很好的路径，也启发了他未来以展览“共时”作为美术馆学术方向的标准，以及直面当代、关注当下，将美术馆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艺术生态中重要角色的发展目标。



无题(版画) 61.5×43厘米 1974年 赵无极